



“人间至味是清欢，世间繁华皆过客”。就寻常百姓来说，至情至味，莫过于亲人之间一年一次欢聚一堂的年夜饭。从小至今，这顿饭，已然融入我们一家人的血脉，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仪式。

记忆中的第一次年夜饭，仍停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。除夕前夜，爷爷就郑重地安排大家，早早准备团圆的年夜饭。次日天蒙蒙亮，大人们已互相催促着起身，爷爷带领父亲和二叔负责挑水、劈柴、杀鸡等体力活，忙得脚下生风。奶奶组织母亲和姑姑们在厨房紧锣密鼓地张罗开来……吃完早饭，真正的重头戏揭幕：洗切菜、调馅擀皮、包饺子、制汤圆、卤酱汁、备蒸盘……大家洗的洗、切的切，叮叮当当、哐哐咚咚，奏响了虔诚而欢快的锅碗瓢盆交响乐。

黄昏时分，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这是农村一年中将清洁进行得最彻底的一天。家家户户大门上贴着红艳的春联，墨香和着炊烟，飘散在幸福的空气里。我们姊弟携手同爷爷一起将父亲早已写好的对联，以及带有日历的年画逐个贴好，大家顿时感叹：这才是过年应有的气象。

年夜饭必有的腊汁肉在锅里欢快地滚着，

醇厚的肉香从厨房弥漫到院坝的每一处角落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除了红白喜事，大多农家一年到头不舍得开点荤腥。平时节俭得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爷爷奶奶，此刻却格外大方，将我们几只小馋猫叫到厨房，从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腊汁锅里，捞出烂熟的猪尾巴，切成小段给我们，那份提前享受年味的特殊待遇，足以温暖童年的冬天。

天刚擦黑，平时舍不得开灯的大人们，今夜破例让所有房屋灯火通明。饭桌摆在中央，火盆炭火烧得旺旺的，一扫四九的寒气，将屋里衬得暖融融的。厨房忙活一天的家人们，将年夜饭第一拨凉菜陆续摆上：腊卤的鸡块、猪蹄、猪耳，红亮油润；油炸的猪肝、带鱼、丸子，金黄酥脆；凉拌的藕片、菠菜，新鲜可口。

爷爷将珍藏的老白酒取出来，其他人斟满黄酒或茶水。爷爷奶奶上座，一家人围拢起来，爷爷奶奶最喜欢我们依偎身旁。开宴时，朴实而喜庆的祝福由爷爷发话，大家欢欣鼓舞，轻松自在，津津有味地边吃边聊，从国家大事、地方趣闻到田间地头、家长里短，聊得海阔天空。

不到半小时，凉菜大快朵颐完毕。早已在蒸笼上等候的米粉肉、夹沙肉、梅菜扣肉、八宝

甜饭等传统蒸碗，作为第二拨主角隆重登场，热气腾腾，软糯入味，醇香浓郁，把年夜饭的丰盛推到高潮。聊天的内容从庄稼收成谈到养殖计划；从小孩身体成长说到念书学习，仿佛有无穷无尽的话题。我当时听得一知半解，懵懵懂懂，却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，第一次对“家庭”有了深刻的感知。

蒸菜过后，年夜饭的第三拨主角是炒菜和熬菜，瘦肉炒洋葱、瘦肉炒木耳、韭菜炒鸡蛋等，猪肉熬洋芋萝卜粉条等。最后收官的是炖菜，炖猪心肺汤或炖猪蹄，主食是煮饺子或米饭面条。但往往炒菜时，大多数人都摸摸肚子，连连摆手说太饱了，吃不动了。

年夜饭是一年中最历时最长的一顿饭。孙辈争相给爷爷敬酒、给奶奶夹菜，欢声笑语溢满房间，欢乐的年夜饭吃了三个多小时才结束。相濡以沫的亲情和尊老爱幼的传统，在这人间烟火中，让我镂心刻骨、终生难忘。

后来，我渐渐明白，我们的亲人含蓄内敛，不把爱字挂在嘴上，将至亲至情之爱深藏于心，施之于行，久而久之，恰如窖藏封闭的陈年老酒，历时愈久，愈加珍贵。年夜饭恰如开启这份感情的钥匙。光阴荏苒，我们姊弟从牙牙

学语悄然长大，爷爷奶奶先后离世，姑姑出嫁、二叔结婚。爸妈带领我们姊弟独立组建家庭。爸爸远在山区乡镇工作，妈妈一人照顾我们姊弟仨。我们更加期待这个一年一度全家最丰盛、最温馨的聚会，享受一家人欢乐开怀的交流，让亲情在这场共聚中传递努力前行的力量。

岁月如梭，四十年弹指一挥间。如今我们姊弟仨人先后成立小家，搬到城里生活，父母已至耄耋之年。但每年除夕之夜，一家人都会以大家庭的方式团聚共享年夜饭，这已成为心照不宣、历久弥新的家庭传统。

回首往昔，唯有两次因探亲 and 旅游缺席家庭年夜饭。彼时虽然有小家三口相聚，并与父母视频连线表达祝福，但在举国万家团圆之际，遥处异地他乡，不在父母姐弟身边，面对满桌山珍海味亦食之无味，触摸大都市的繁华仍感寂寞不已，深为遗憾。

因为我深深明白，父母在哪儿，家便在哪儿。即便现代通讯如何便捷，但方寸屏幕终究无法替代家人围坐，面对面、心贴心共享年夜饭的时刻——那种融入血脉亲情的温暖和扎根生命的牵挂。（作者供职于汉中市公路局）

年来了,是春颜
过节心里高兴,也伤感

高兴
是在渐入老境的日子里
想想过去,看看现在
来到,下一年

伤感
时光掠过似箭如梭一般
多么像川剧的变脸
一岁,又不见

我想,有一天
父母要来接我了,天堂见

文 / 梁子



新年的衣裳

文 / 李海莹

一天晚上，我忙完手头的事终于得闲，一声轻响自手边传来，新买的红毛衣上，一颗珍珠纽扣“啪嗒”掉落在地板上。慌忙拾起，细细检查才发现，不知何时竟已悄悄丢了一颗。惋惜之余，儿时过年穿新衣的画面倏然漫上心头。

那时的新衣，纽扣总要经母亲重钉一遍，才能安心穿在身上。

那时的冬天，总觉得格外漫长。天地间被厚厚的积雪裹着，苍茫一片，大人孩子都穿着老布做底、棉花填芯的棉衣，裹得圆滚滚的，身形瞧着臃肿又笨拙。记忆里，仿佛一入冬，母亲的针线筐便摆上了案头，开始为一家人张罗新年的衣裳。八岁那年拍的第一张照片，至今清晰印在脑海：我和哥哥并肩站着，我穿一身红格子的衣裤，哥哥是件清爽的青绿色外衣，都是母亲特意赶去集市，挑了当时最时兴的花布，回家一针一线亲手裁剪缝制的。那时的款式算不得新潮，却藏着母亲缝进脚丫里的脉脉温情，暖融融的，裹着整个冬天的期盼。
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礼泉的老家因栽种苹果迎来了好日子，家家户户的日子渐渐红火起来，农民手里有了余钱，生活也跟着鲜亮了。那年第一批苹果刚卖了好价钱，人冬没多久，父母便远赴二十公里外的县城，给我们兄妹几人各买回一双真皮皮鞋。这鞋一穿就是好几年，成了我们的宝贝，每次出门前，总要蹲在院子里，仔仔细细擦得锃亮，抬脚走路时，都忍不住带着几分欢喜的神气。

年味渐浓时，村里的大人总会结伴去县城置办年货，新年的衣裳自然是重中之重。有时他们会带着我们孩子一同去，让我们自己挑喜欢的样式，指尖划过花花绿绿的新衣，满心都是雀跃。大多数时候，他们便凭着对我们身高、喜好的熟悉，细心挑好带回。工厂做的成衣，款式自然比母亲手缝的精致好看许多，可母亲不放心，怕新衣的纽扣不结实，总要把所有纽扣一颗颗拆下来，用粗线密密实实重钉一遍，才肯给我们穿。家里孩子多，母亲会早早把新衣裳分到每个人手中，让我们各自小心保管。我按捺不住心底的欢喜，过年之前总要悄悄试穿好几回，站在镜子前，想象着穿着新衣走在街头，和伙伴们一起放鞭炮、提灯笼，跟着家人走亲访友的热闹模样。这股偷偷地“彩排”，在新年真正到来前要上演无数次，想来，这便是儿时格外渴望过年的缘由吧。

正月十五后，新学期如期而至。校园里，同学们都穿着崭新的新年衣裳，红的、粉的、蓝的，衬得一张张小脸格外喜庆。欢声笑语在校园里回荡，处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模样，仿佛每个人都借着新年的欢喜，攒足了满满的劲头，要好好开启新的一年。

后来日子越过越好，物质愈发丰裕，想穿什么衣裳，随时能买，随时能穿，再也不用巴巴地等上一整天，盼着过年才能穿上新衣裳。可那份攥着期待、日日盼年的欢喜也渐渐淡了，连着着年味儿也薄了几分。

这些年，时光流转，年味虽淡，我心底的期许却从未变过。每到冬天，总会给自己添一件红毛衣，过年那天，欢欢喜喜地穿上。红扑扑的颜色裹在身上，像裹住了一整年的温暖与期盼，愿往后的日子，都这般红红火火，万事顺遂，一帆风顺。（作者供职于西商分公司）

岐山，回忆33年前的年

文 / 图 胡瑞娟



腊月二十八的下午，我躺在贵妃榻上舒缓着早班的疲惫。窗外是肆意飞扬的鹅毛大雪，屋里是炸货的焦香味，拿起手机，看见“一家人”群里的一张旧照片，心情起伏：有思念，有忧伤，有高兴，也有欣喜。记忆的洪水漫过心房，抵达眼睫，开启了33年前的那扇哎呀作响的木门。

那是1993年老家岐山的腊月二十三，十岁的我和妹妹弟弟焦急地盼着大伯一家人，不

知在大伯家门口转悠了多少次。当村口尘土飞扬，吉普车停在大伯家门口时，我眼里的兴奋比母亲给我买新衣服更甚。我们在吉普车上爬上爬下，大妈在家里分着从西安带回来的芦柑、柿饼、香蕉、大白兔奶糖和最时兴的头花。我嘴里吃着奶糖，头上戴着漂亮的头花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大妈分好东西后开始炒肉臊子，我和妹妹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，看着大妈炒，我们想吃臊子里的臊子排骨。那是1993年呀，母亲买肉时不会把钱浪费在骨头上的，她只买肥肉和瘦肉。在那种捉襟见肘的生活里，怎能对吃不渴望？当醋和辣椒面下锅后，我就不停地咽着口水；当臊子排骨入口后，那种酸、辣、香冲击着我的味蕾，至今难忘。饱腹后的满足让我都忘了要帮母亲祭灶了。

腊月里接下来的时间，大人们忙着煮肉、压肘花、炸丸子、蒸条子肉，而我们堂兄弟姐妹几个就跟着姐姐或哥哥去他们朋友同学家里逛，或去南坡逮野鸡，或者参加村里的婚宴吃臊子面。到了大年三十，我们几个先给大伯家贴对联、门神、三色福，再是二伯家，最后是我

家。天暗了下来，除夕一大家子人聚集在一起，响了鞭炮，放了烟火，吃了西府合盘。大人们打牌，聊一年的生活，小孩们揣着兜里的压岁钱，看着春晚，信誓旦旦要守岁的决心被大人的聊天声和困意淹没。

初一的早晨，满巷子的鞭炮声和家家户户飘来的臊子面的香味将我唤醒。听了戏楼前敲了一上午的《秦王破阵曲》的锣鼓声，声声让人心潮澎湃。下午我们村和李家庄的篮球对决，少不了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。串门，走亲戚，偷吃礼当，真是肆无忌惮的年龄啊。

初五，大伯把我们堂兄弟姐妹几个叫到二伯家，他和大妈扶着爷爷奶奶坐到院子正中的凳子上，我们几个前前后后地站在爷爷奶奶身边。沉稳的哥哥，张扬的大姐，内敛的二姐，聪慧的大弟，憨憨的小妹，可爱的小弟，还有神情庄重的爷爷，笑容满面的奶奶，以及身后喜庆的对联和三色福，在大伯手中柯达照相机的“咔嚓”声中定格。吉普车来了，我们送大伯一家人上车，对大伯、大妈、姐姐、哥哥的不舍，被吉普车扬起的黄土遮住了。迎财神的初五染上了离别的落寞。

窗外的大雪停了，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这张照片是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和爷爷奶奶唯一的照片，爷爷奶奶走了，大伯也走了，我们几个散落在天南海北，再也聚不到一起照一张全家福。年，也没有了儿时老家的快乐。

如今的烟花更绚烂，鞭炮更响，美食更多，新衣更时尚，过年的方式更多，为什么还抱怨没有年味？原来，儿时的年，从来不是那些热闹的排场，而是父辈们用爱和辛劳为我们搭建起来的一方天地。（作者供职于西富分公司）

文 / 图 刘贵棠

旬阳腊月渡口娶亲

提起旬阳县的春节民俗，我想起了那一年腊月

在渡口看娶亲的往事。

2016年1月26日，在旬阳县吕(河)力(加)路走访汉水文化时，获知吕河镇险滩五组油坊河境内曹氏家族要在腊月十九给儿子结婚。媳妇儿是云南普洱佤族的，万里之遥的云南姑娘能嫁到陕南来，是件稀奇的事情，而且，结婚这一天，新郎、新娘还要从油坊河渡口往来，这个信息让

我们倍感兴趣。

临近春节，一江两岸的民众采购着年货，往来于险滩村五组油坊河渡口之间，那场面和景致，浓缩着汉江流域陕南腹地依水而居，以渡往来的生活场景。我们与新郎的父亲曹程程沟通，想用摄影、摄像、文字记录渡口婚姻的风俗。新郎父亲甚是支持，让我们倍感欣慰。我们开始为曹家的婚事忙碌起来，正值县农行组织书法爱好



者在汉江航运博物馆为村民义写春联，张均业、程根子、罗帮林、冉平、朱德成等人为曹家写了四副喜庆对联，冉平还剪了许多喜字。

腊月十九，当接亲的队伍从316国道段家河境往坡下行走时，送亲的、接亲的队伍，锣鼓队的唢呐声、人群的欢笑声，把冬天里的那份严寒鼓荡得暖阳四射，唢呐、锣鼓像一股暖流传播在段家河与吕河一江两岸，难怪河边看热闹的媳妇们说，很久都没有听到接媳妇儿吹唢呐了。段家河镇的渡口地处汉江，与汉滨区早阳镇接壤，汉江流经水域为60余公里，这段沿江区域，群众依水而居，从事农耕、建筑、驾船、捕鱼、过渡、纺织等生计繁衍息。这次渡口娶亲，也按照早年习俗，遵从传统礼仪，由主家给太公送四色礼，在渡口放炮，给渡船贴喜庆对联。也许这次就是渡口婚姻风俗的尾声了。

这一年的旬阳腊月很冷，曹氏家族依然沉浸在欢天喜地之中。门前搭起偌大的“过市”大棚聚集着来自不同地域的亲戚朋友。八席一开的席面将仪式不断延续着，厨师挥舞着铲子、勺子，将柴火灶上那口大铁锅的菜着翻腾得香味扑鼻。端盘上菜的四个小伙子一边和表嫂、表婶们打着趣，一边迈着潇洒的步子，不停地将凉菜、热菜、炒菜、蒸碗子端向桌面。这些来自四方的邻里们，都与汉江渡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渡口已不仅仅是渡口，依水而居的乡民在这里演绎着千百年的汉水文化，这片土地衍生的种族、人文、移民、航运、建筑、饮食、服饰、婚姻等等文化元素，形成了当地的风俗。当我们置身于这个乡村婚礼时，和人们攀谈三句话后都与身边那条奔腾不息的汉江有关，俯身而得汉水文化与航运历史。参与了这次渡口娶亲，我们何其幸运。



一口酥肉便是新年

文 / 马梦

上班后，我成了一名交通人。因工作性质，过年少了些闲情逸致，多了份肩头责任，也因此，我对年味的感知，反倒愈发浓缩在烟火家常的滋味里。爱人老家在晋北，我们家年味最浓的符号，莫过于婆婆亲手炸的酥肉。这藏在腊月烟火里的美味，从备料到入油锅，从金黄出锅到煮入热锅，每一步都藏着老辈人的用心，也盛着北方年节独有的温软与厚重。

腊月二十刚过，婆婆便着手准备炸酥肉，这是家里年节备菜的头等大事，半分马虎不得。肉的最佳选择是后座肉，肥瘦相间比例刚好，瘦而不柴，肥而不腻。婆婆总说，酥肉的香，一半在肉，一半在粉，多年的经验让她练出了“手称”的本事，几斤肉配多少淀粉、几个鸡蛋，不用称量，凭手感就能拿捏得丝毫不差。肉切成长短均匀的条，用葱姜水、少许盐和料酒腌上片刻，去腥提鲜，婆婆常念叨，腌肉得有耐心，时间到了，滋味才能真正渗进肉里。

一切准备妥当，就到了最热闹的炸肉环节。灶台支起大锅，菜籽油滋滋作响，热气裹着油香飘满整间屋子，这才是腊月里最动人的烟火气。腌好的肉条裹上淀粉糊，顺着锅边滑入热油，“滋滋”一声，油花翻涌。婆婆手持长筷不停翻动，油温把控得恰到好处，粉脆的肉条慢慢浮起，从浅黄变成金黄焦脆。炸好的酥肉捞起沥干，刚出锅时最美味，外皮咔嚓酥脆，内里肉嫩多汁，葱姜香混着肉香在舌尖散开，连不爱吃油炸的我都忍不住多吃几块。晾凉后的酥肉装进瓷盆，成了家里正月的硬菜储备。

除夕的团圆饭，正月里招待亲朋，一口砂锅架上火，酥肉搭配炸豆腐、丸子、粉条和白菜，添上高汤慢慢炖煮。焦脆的酥肉吸饱汤汁，外皮变得软糯，内里依旧鲜嫩，一口下去全是满足。一家人围坐，吃着热锅，聊着家常，窗外烟火漫天，屋内暖意融融，这便是年节最动人的模样。

作为交通人，过年总在岗位与团圆间辗转，忙碌的工作让我更懂得这份家常的珍贵。婆婆炸的这一锅酥肉，炸的是肉，熬的是心，盛的是年。老辈人对年节的敬畏、对家人的疼爱，都藏在这方寸灶台的烟火里。这一碗酥肉香，不仅是味蕾的满足，更是心里的慰藉，它让奔波的我明白，年味从来不在奢华的宴席里，而在家人亲手烹制的烟火滋味里。一口酥肉，岁岁年年，暖的是人心，浓的是剪不断的亲情与年味。

（作者供职于蓝商分公司）